

鞏固鬥爭成績加強組織教育

補選工作人員慰勞會昨晚成功召开

芳林補選已經過去了。雖然我黨並沒有在這次的補選中獲勝，但是所有關心我黨的人士，並沒有因此而灰心。相反的，大家更清楚地看出，行動黨在政治理論上已完全破產，它今天的「獲勝」，是依靠了國家統治機構，進行恐嚇、欺騙、造謠、收買，以及耍弄種族政治得到的。因此，只要進步運動加緊努力，堅持奮鬥，最終的勝利必能早日到來。

通過我們在補選中的組織和宣傳工作，反動派反人民的面目，已被進一步暴露，而群眾也更清楚地看出，在反動集團的壟斷下，「議會民主」及「公平競選」的虛偽性和欺騙性。

我們應該在現有的基礎上，鞏固已取得的成績，進一步擴大影響，繼續進行粉碎「大馬」、揭穿「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陰謀的鬥爭，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馬來亞的早日實現。

為了慰勞全體參與補選工作的人員，以及分析補選的結果，昨晚，我黨在中藝總商會禮堂，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慰勞會。出席的工作人員擠滿一堂，尤其令人興奮的是，當區的一些元老也出席了大會。

加強組織教育工作

大會主席是高棋生同志，演講者有謝太寶、王清杉及李祖福同志。謝同志說，我們在補選工作中，獲得了良好的成績，但也有作得不夠的地方，有些是客觀因素如反動派的逮捕鎮壓及壟斷國家宣傳機構等所造成的，有些是主觀上的弱點。他說：我們必須更深入地做好組織和聯繫群眾的工作，有組織的群眾才能與反動派的整齊國家機器及帝國主義勢力抗衡。他並勉勵大家謙虛和踏實的工作，以更生動具體的例子、更群眾化的語言，貫徹黨的解決「馬來西亞」問題的方案，以各種維護利益的工作和鬥爭，細心地爭取群眾的支持。

行動黨的 60% 是不穩的

王清杉同志在會上說：行動黨雖然獲得了六十巴仙的選票，但是

這並不意味着這些選民是完全支持行動黨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它的六十巴仙選票，並非鞏固和穩定的，因為還是依靠了行動黨的政權，以恐嚇、欺騙、造謠、耍弄種族情緒，甚至挑起幫派主義等手段得到的。相反的，社陣所得

到的四十巴仙選票，却是穩定的，他們都是勇於面對反動政權的威迫利誘，而堅決支持我黨的人士。他鼓勵大家重視點滴的工作，早日完成粉碎「大馬」的任務。

將成立芳林辦事處

他並宣佈，我黨已成立籌備小組，準備在該區設立芳林站委員會（過去我黨在該區無辦事處），以便更好地為該區的群眾服務。

茶點過後，黨主席接著發言。

黨主席分析補選結果 指出我黨獲得更大支持

他說：我們所獲得的四十巴仙選票，並不是一股可以忽視的力量，他們是堅決反「大馬」及支持我黨對當前時局的主張的。因此，讓我們更好地工作，爭取更多人站在我們這一邊。他說，左翼的力量，向來就是在艱苦的鬥爭中，由小到大發展的，因為我們代表正義和真理。他強調，雖然我們沒有獲得芳林選席，我們却得到了比以前更大的支持，因此，我們實際上是得到勝利。

在談到我黨為什麼沒有在補選中獲得選席時，他說主要的因素是：(一)不公平與不民主的九天閃電選舉；(二)行動黨進行威脅恐嚇和造謠；(三)行動黨玩弄種族情緒與以華人代表自居；(四)我們尚未儘量克服一些面對我們的困難。

對於補選結果將如何影響政局與左翼運動問題，黨主席說：1. 補選結果不會影響星洲及聯邦的整個政權。不過行動黨自稱人民支持它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進一步招搖撞騙，並藉此壓使聯盟

政府接受它的所謂「調整」，而使行動黨進入吉隆坡內閣。看來，聯盟不會讓步，聯盟與行動黨的矛盾將進一步加深，種族關係也可能被他們弄得更緊張。若英國無法牽制聯盟的話，可能聯盟會訴諸武力控制星洲。2. 補選結果不但無法打擊社陣，相反地証明了社陣的政策與解決「馬來西亞」問題的主張是正確的。我們得票巴仙越來越多。有關「粉碎」字眼問題，他說，「粉碎大馬」是一個能充份適宜的口號，它向群眾指明了鬥爭的方向。我們的口號與主張是正確的，一定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黨主席說，我們可從補選中，獲得如下的教訓：1. 必須加倍努力，創造條件，來暴露控制國家宣傳機構的行動黨的一切欺騙宣傳；2. 痛苦和災難不一定能使群眾自動地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壓迫，因為群眾可能不知道災難的根源及如何擺脫之，除非有正確思想的引導。而且反動派還會耍各種手段，對

(轉入第八版)

突乞納淡賓尼受迫遷村民召开大会 成立委员会力争合理賠償

賓乞納及淡賓尼區受迫遷的一百多家村民，於七月十一日召開了村民大會，對政府的無理迫遷行爲，表示了無限憤慨。會議上村民紛紛起來發言，控訴行動黨議員及其御用「代表團」對村民的欺騙。

村民們說：“政府原先規定受迫遷的屋子每方尺只賠一元，由於村民們的反對，行動黨議員就組織了一個所謂「村民代表團」，進行了所謂「交涉」，代表團回來後便召集村民會議，宣佈已經「成功」了，「勝利」了，說每方尺土地可獲二元半賠償，該「代表團」還要村民們每家出十元，真謝該議員，在請吃時，村民們才知道，除了「代表們」有獲得配地和每方尺賠償二元半外，其他村民都要拿出証據如出生字、門牌單証明該屋子住有二十年以上才可獲得每方尺二元半的賠償；如果有一百隻猪以上的村民才可獲得政府配給土地重建家園

村民們並控訴說：“在菜市對面三十多家本來政府發出命令七月三十號前必須搬遷，後來又發出新命令要村民七月九號搬，村民們都表示在手續和要求未獲得合理解決前，絕不搬遷，村民們對於政府尚未到七月卅日就派剷泥機來剷除村民的果樹和萍池表示了無比的憤怒。由於村民們對以前由行動黨控制的「代表團」表示失去了信心，因此在大會上產生了「星加坡賓乞納及淡賓尼區村民處理迫遷事件委員會」，並且通過六項議決案，及呈公開信予國家發展部長林金山。茲將該議決案錄後：

(一)本大會要求政府當局在未與受迫遷者合理賠償之前，立刻停止其工程的進行。

理由：政府當局在未給與受迫遷者合理賠償之前，就進行其工程，造成我等財物遭受損失，如剷破村民的自來水管，壓死家禽，鏟倒果樹，破壞萍池，毀壞道路等，此種強蠻舉動實屬不該，政府當局的迫遷通令，本來是定於今年七月三十一日，後來又說爲今年七月九日，但是決沒有合理賠償，朝令暮改，而又強蠻進行迫遷的行爲，並非民選政府所應有的態度。

(二)本大會要求政府當局給予受迫遷者合理的賠償，並就近配地給與重建家園。

理由：既使在獨裁的林有福政府時期，巴耶禮峇飛機場整地的受迫遷者，都可以爭取到當時政府的合理賠償，而配地重建屋子，何況今天李光耀自稱星加坡是「民主政府」的時候却不給與受迫遷者合理的賠償，最初國家發展部只準備給亞答屋，每方尺一元的賠償，在村民力爭之下，才答應給與每方尺二元半的賠償，後來又變卦，爲出生紙及門牌等証據證明在當地居住二十年以上者，可給與每方尺二元半的賠償。我等奉勸政府，不該用欺騙手段愚弄村民。

(三)本大會要求政府當局，取消

(轉入第六版)

，團結起來罷。

兄弟們，被殘酷剝削的黑人，絕沒有爲查禮作戰的理由。所有黑人革命者團結起來，拒絕爲查禮作戰，除非我們的人民得到解放。丟掉你們的槍，不要打任何人，而打那些國內的白色種族主義者。

兄弟們，無論我們在國內和國外，讓我們表示不服從於查禮的種族主義政策。讓我們高喊「自由，自由！」

最近，黑人解放陣綫機關報——「黑色龍洲」的一位撰稿人，所羅菲立門，曾被他所任職的學校當局解職，「理由」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承認革命的哲學」。該篇文章是對美國黑人學生運動，於一九六四年五月在納希維爾所召開的會議，作出報導，這項解職行動，曾引起某些黑人學生的抗議。

美国黑人解放陣綫 展开反种族主义美帝斗争

七月四日，美國黑人的一個組織——革命行動運動，曾發表了一封公開信，給所有在美國軍隊中的黑人，呼吁他們放下武器，拒絕爲美帝國主義者作戰。

美國革命行動運動(R.A.M.)成立於一年前，是美國黑人的解放陣綫。最近，該運動亦曾發表文告，祝賀越南人民，在打擊美國種族主義帝國主義軍隊的斗争中，所獲得的成績。

在致給美軍中的黑人的信中，該運動稱：

「兄弟們，不管你們是駐紮在東南亞的越南、非洲的剛果、拉丁美洲的聖多明哥、還是歐洲的西柏林，讓我們問一句：你們爲查禮的「楊基」軍隊到底爲了什麼？」

過去，我們曾在種族主義美國所掀起的每一個戰爭中，進行戰鬥，然而，我們一回到老家，却馬上又要面對一個向我們掀起的戰爭。四百年來，我們曾效忠於一個種族主義的野獸，然而在我們的老家，我們却由於要求正義而挨打。是的，我們回到老家後，就是面對那些兩條腿及四條腿的狗，對我們的孩兒及婦女施加殘暴：他們將備彈彈射到手無寸鐵的母親們的眼里。是的，兄弟們，這就是我們在種族主義美國所面對的。

兄弟們，我們需要你們的協助，來共同反對那殘暴的野獸——美

國政府，而進行自衛的斗争。是的，你們爲它打仗的政府，就是那個協助奴役我們迫害我們的同一個政府。利用你們充當炮灰的美國政府，正準備以武裝的法西斯主義者、反黑人集團（如約翰柏芝社、Minute Men, 三K黨、Rangers, 美國情報局、F.B.I.等），屠殺我們人民。

我們又何必「到處」去爲種族主義的美國政府作戰，而在國內却面對暗算、侮辱、和屠殺？當美國政府每天都在施行種族主義手段對付黑人，種族主義的美國政府又怎能高喊什麼「使人獲得自由呢？」

兄弟們，我們需要你們的協助。我們的戰鬥口號是「團結或毀滅！」讓我們問一句：你們是站在哪一邊呢？

不要與亞非拉丁美洲等地的親兄弟作戰，以萬隆的兄弟親屬關係



北加里曼丹在動盪中！ 砂設立「管制區」數千華人被困

政府當局常常以 [治安情況良好] 或 [局勢受控制]，為北婆的局勢披上一層 [天下太平] 的黃金。六月廿七日，古晉東南管連公路沿綫十八哩處的一座警署，被為數四十多名砂拉越人民游擊隊襲擊，當場擊斃兩個警員（一為寧甘之弟），在這次行動中還有另外七人被打死，四人受傷。事後，警署曾被游擊隊佔領兩小時，等到當局派大軍來圍剿時，游擊隊已去向不明，忙壞了軍警幾天幾夜到處搜尋。

當局承認局勢嚴重 考慮實行移置計劃

襲擊事件發生後，立即轟動遠近，英殖民當局及聯盟反動派更加心驚肉跳，坐立不安，它們這下子才肯老實地承認北婆局勢的嚴重、惡劣。財政部長陳修信說：「可能是該州開始施行馬來亞式緊急狀態之先聲。砂首席部長寧甘說：「我們已領悟到我們的將來很可怕」。警察總長拿督芬納還親自前往實地調查，回薩向副首相敦拉查報告，敦拉查鑒於事態非常嚴重，提出將在北婆廣泛推行 [移置計劃]，這個計劃，在西連、倫樂、石隆門、民那丹、泗里奔和加那逸等游擊隊很活躍的地方將首先實施。移置計劃是以過去馬來亞十二年緊急狀態時期的 [新村計劃] 為基礎，目的在於隔絕人民與當局想像中的 [共黨顛覆份子] 的關係。

[鐵鏈行動] 橫敲下 人身自由喪失了

七月六日黎明，政府在維持公安法令條文下，出人意外地宣佈將管連路十五哩至廿六哩之地帶劃為 [受控制區]，（其範圍詳見附圖），並且發出緊急通告，諭令該區之所有華族居民離開他們的家園，

到所有指定的五個地區去報到，這五個地區即十五哩巴利，十七哩半巴利、十九哩巴利、廿哩中華公學及廿四哩巴利。政府把這一行動叫做 [鐵鏈行動]。目的是 [從此作為對該區華族不與政府合作的一個教訓]（砂首席部長稱），因為他們感覺到該區的居民 [效忠] 政府者只有二十巴仙，八十巴仙都是親 [共產黨] 或 [共產黨人]，首長還說，政府所以突然採取行動，是恐怕預先宣佈時，該區的華人可能統統跑掉。受移置計劃影響而失去人身自由的華族居民大約有五千人。

華族居民被遷徙 生產活動受影響

十五哩至廿六哩 [受控制區] 內，住民大部份是華族，此外，還有一些陸運雅族和馬來族，但 [鐵鏈行動] 所敲擊的對象只是華人。政府分發的緊急通告寫著：「下列指令，只影響華族居民，陸運雅人及其他各族人士，仍可居留原住甘榜」。當地居民主要以種植胡椒、檳膠、蔬菜、畜養家畜為生，他們一列指定地點報到後，就被困守了七十二小時，以後僅能在每天上午六時至下午七時回家照顧家園。所

以，這些華農無法如往常一樣好好照料家畜及農作物（目前是胡椒成熟季），還更提心吊膽自己的血汗本被偷竊。至於學校停課或被佔據，學生無法去上課的事情，更不在話下，如廿一哩中華公學的籃球場上，停着數輛大軍車，四個角落還建了瞭望台，堂堂學府竟變成森嚴的軍營，又如廿四哩處的一間華校，原有學生四百餘名，七月十三日出席者一百廿七名。許多商店也暫時被充作住守，而大大影響了營業。

住宿條件很惡劣 報館被當局警告

當局為了 [教訓] 一下該區華人，草草地把他們驅入 [受管制區]，目前他們居住在商店和學校里，大家感到很擁擠。由於缺水，許多人都到鐵絲網籬笆旁之小溪集證沖涼，洗衣，這樣做除了要持有准証外，沿路還要有武裝士兵監護。吃的也很差，商店的貨品都告售完，米糧和白糖已經奇缺。衛生情況更不能令人滿意。

當局還嚴厲壓制報館，不准把這些情況如實報導，如七月十三日 [永革日報] 刊載了一張圖片，描述一個男孩居留在一間用叶子粗草搭成的宿舍里，當局的負責官員馬上針對這張照片公開作了警告。首席部長也曾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說：「如果報館不與當局合作，將會面臨被封閉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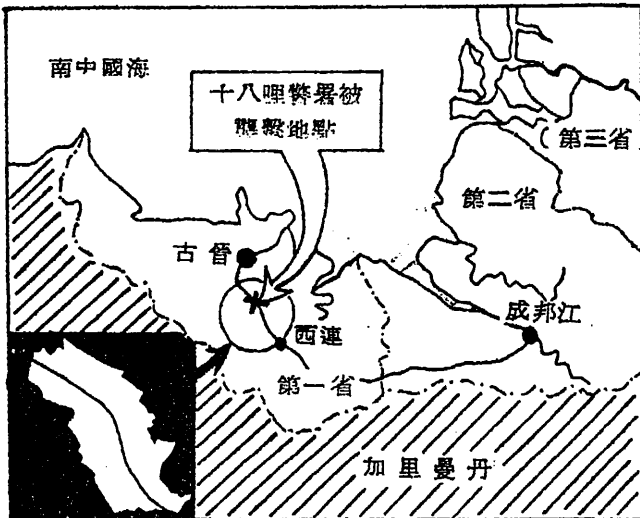
[郵筒行動] 繼之而來 人民須答兩問題

[鐵鏈行動] 在三四百名警察及整千名士兵的嚴密戒備下進行，於是當局便沾沾自喜地說，遷徙計劃進展順利，一切工作進行良好，七月八號還發現砂州移置區的華人，較原來所預料的多出將近三千人，說已登記諸人有七千六百名。但在這 [一切順利] 的炫耀中，十一日深夜，警察在一原住家找到了一位正在看書的廿一歲女學生，同晚，警察還深夜出動把兩名在白天返家後沒有重回管制區的女性找回來。

當局緊接着 [鐵鏈行動] 後，在七月七日又實行了類似郵筒勒在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所實行的 [郵筒行動]。當局強令十四歲以上的

（轉入第四版）

署由黑
圖被十
：襲五
六擊哩
月地頭
廿至
七擊指
日地即
管廿
連六
公哩
路為
十八
哩受
宣控
佈制
區。



澳工黨議員訪問我黨總部 黨主席回答一系列問題

澳洲勞工黨國會議員，本月十四日下午，會到我黨總部，會見我黨黨主席及中委，詢問有關對當前政局的主張和看法。以下是會談記錄之大要：

黨主席：貴團於上星期向報界發表談話，謂我黨代表未如約前往會見貴團，實際上吾等並無與貴團作任何會面約定，此點我們必須在此澄清。我們歡迎你們提出任何問題，並將逐一加以解答。

澳工黨代表：李醫生，你是否能告訴我們貴黨之主張，及爲什麼貴黨要反對“馬來西亞”？

黨主席：我黨從成立時起即反對“馬來西亞”，我們反對它，理由很簡單，因爲它是一項新殖民主義的產物，它沒有給予人民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權利，而它並非一項來自人民意願的計劃。所謂全民投票，根本沒有給人民有說“不”的選擇。英、美、聯盟及行動黨還逮捕了成千的人士。目前，有關“馬來西亞”的一切決定，都是英國人在幕後進行的。

我們解決“馬來西亞”的方案是：(一)讓北婆羅洲人民自決，一切外軍包括馬來亞軍隊由北婆羅撤出；(二)在馬來亞方面，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

澳工黨代表：你對印尼對抗的看法怎樣？貴黨提出粉碎“馬來西亞”，印尼也在粉碎“馬來西亞”，是否貴黨政策與印尼相符合？你是否覺得“粉碎”是一個有挑釁性及進攻性的字眼？

黨主席：印尼爲什麼對抗“馬來西亞”，你應該問蘇加諾。我們所要說的就是，由於“馬來西亞”

的成立，才有印尼的對抗。而粉碎“大馬”並不是印尼專用的字，其實我們早就有提出這個字眼了。我們所反對的“馬來西亞”，事實已證明只能帶給人民無窮的災難，北婆羅洲的拖延，將發展爲第二兩越。因此，我們不能讓“馬來西亞”繼續危害人民，而要它瓦解，粉碎“馬來西亞”就是要解除人民的痛苦。你們應該知道，我們提出粉碎，是要使人民看出前景，而朝着正確的方向奮鬥，並不是等於我們現在就拿起武器。

澳工黨代表：你是否能告訴我們，你對登陸事件及爆炸案的意見？

黨主席：政府拼命宣傳，說登陸事件是印尼的侵略，不過，參與登陸者很多都是馬來亞人，那麼馬來亞人爲何侵略馬來亞？致於爆炸案，我們已說過，我們不贊向一切無意義的破壞行爲，致於是不是政府所說的：印尼特工製造出這些爆炸案，我們不知道。誰要是看過有關美國情報局的書刊，就會知道這種事情的複雜性。

澳工黨代表：你是否是在建議這是由美國情報局及政府搞出來的？

黨主席：我不能這樣說。然而，它們可能施出一切的手段，然後歸咎別人。

澳工黨代表：杜進才說聯盟有意逮捕李光耀，你有何意見？阿力佐西之被驅逐，你以爲是否侵犯了新聞自由？

黨主席：阿力佐西過去是英國派來馬來亞的心理作戰專家，乃英國的代理人。然而，李光耀却大力依賴他，拉惹勒南甚至與他睡在一起。過去李光耀說外國人士不得干預本地政治，但阿力佐西又如何呢？至於行動黨與聯盟之間的爭執，其實他們都在大耍權術政治，結果，受害的仍是百姓。倘使聯盟抓李光耀，人民將不會如行動黨自吹的，藉此而引起內戰，人民絕不會爲李光耀而打戰，或許行動黨的建隊隊會出來爲李光耀出力罷！

澳工黨代表：李醫生，你認爲現任英工黨的政策如何？

黨主席：我看英工黨目前的政策，比保守黨者更糟，它竟公然支持美國侵略越南的政策！

澳工黨代表：你不以爲南越是在被北越攻打和侵犯嗎？

黨主席：越南問題應由越南人民自己解決，美軍必須撤出。比如，澳洲來說，包括了很多州，你能說Queensland這個州 [侵犯] 新南 Wales 州嗎？

(接第三版)

人民，須在一秘密票紙上作記號，上面有兩個問題，(一)他們是否準備跟政府合作及他們是否曉得任何秘密擁有軍械的人士；(二)要他們供出所認識的任何共產黨支持者。這些強迫行爲都是在軍警的監視下進行的！到十四日爲止，政府已逮捕了四十七位人士。

鐵刺籬笆圍起 [新村]

目前，當局動用了許多軍警和工人圍鐵絲網，蓋長屋，準備籠罩千禧族居民長期受到鐵絲網的 [保護]。看看這一切，人們將回憶起馬來亞十二年緊急狀態時期的傑作——失去一切自由的 [新村] 生活，想不到時至今日，又在 [快樂、繁榮、和平、幸福] 的“馬來西亞”出現了！

培青、道南兩校友會聯合文娛晚會在不久的將來將和各位親衆見面了，這是本邦文娛界一個喜訊。此次演出是定於九月十、十一、十二日一連三晚，假維多利亞劇院舉行。

此次演出是綜合性的，有舞蹈、剪影、戲劇、音樂等四種。舞蹈方面：有子良討親、巧姑娘、割稻舞、苗族婚禮舞、印度民間舞、跑龍、愉快舞等。有必要指出的是，子良討親、印度民間舞、巧姑娘、割稻舞，都是初次在本邦上台，屆時必能讓觀衆們一新耳目。剪影是伏爾加船夫曲，此劇在數年前曾和觀衆見面過，此次捲土重來，必受觀衆歡迎無疑。戲劇方面，準備上台的是，日本名劇 [嬰兒殺戮]。音樂節目，有華樂、歌詠、口琴。總之，此次演出，在節目方面，堪稱多姿多彩，引人入勝。

目前，第二階段總結經已結束，成績相當不錯。

另悉，雖然目前距離演出還有兩個月之久，但據演委會票務股的反映，發出的票已達千餘張。該兩會希望愛好健康文娛的朋友們，踴躍定座。

培青道南校友會
特聯合舉行文娛晚會

新加坡紡織廠工友罷工已達3個月 工會吁各界支持正義鬥爭

四月十九日，一百多位工作在星加坡紡織廠的工友，為了抗議資方的殘酷剝削及無理開除工友，而採取最後武器——罷工。這場工潮，在工友們的組織——縫業工聯的領導下，在工友的不怕風吹雨打，日夜糾纏下，已堅持了將近三個月。七月四日，星洲縫業工友聯合會針對這次工友的正義鬥爭發表聲明，大意如下：

工廠由外資壟斷

星加坡紡織廠是一間規模相當的製衣廠，它的老板就是世界上剝削知名的香港和日本的大資本家，這些資本家是在政府的所謂“優待外國資本、吸引外來投資”的新興工業法令下獲准註冊的，而實際上這只不過是資金雄厚的馬來亞織染廠在星的分廠而已。雖然乍看起來這是一間驚人的大工廠，可是，越是規模龐大的工廠，它對工人的剝削就越殘酷。

工友的待遇惡劣

女工的薪金，開始時每天只有五毛錢，有些還要徵幾天的義務勞動，這樣過了一個禮拜才有一塊錢，然後每週加五角，一直到了兩塊錢便是最高的頂點；除了一部份作接近一年的才有升到兩塊二之外，其他的都沒有。此外，只有數十個男工工資算是比較高，但也只是在兩塊八到三塊錢之間。

工資低微得令人吃驚，工作條件也同樣窮到難以形容。工友在廠里工作，每天除了整整八小時之外，還得在放工時，替資方義務打掃車間；她們每週工作足足48小時，沒有任何過時津貼，也沒有週假或公共假期的享受；更悲慘的是連醫藥和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工作受傷流了血，有時連膏藥布也沒有，身體有病也得抱病工作，輕易不准請假。

工友停工抗議資方陰謀

陰謀終於在四月五日發薪時暴露出來，當天，資方只以一紙通令，便宣佈剝除工友的兩塊和二塊二的底薪，代之以件薪計算，剝除的時間是從三月十六日算起。根據它所定的新工價計算，從三月十六日至三月卅一日為止，工友的薪金總共不超過十五元（每天工資大約一元），技術高的也不過廿元，一位新工甚至只拿到八毛多！這點錢怎麼能夠養活工友自己？工友再也忍受不住了，於是，在一些勇敢的工友的領導下，絕大部份工友都拒絕

領取薪水，並且決定停工兩天作爲抗議。

資方拒絕調解，工潮正式爆發

我會在獲知這些情況後，立即一面致函資方促請停止片面行動，一面勸說工友繼續上工。可是，當工友在四月八日前往上工之時，却被資方拒於大門之外，我們的函件也不被當作一回事看待。自此以後，一直到十九日正式採取行動之前，我們這幾次致函資方及勞工部，但資方仍舊頑固到底，而勞工部也顯得毫無能力。另一方面，資方則同時在廠內加緊迫害行動，工友們被迫簽署一份抵觸法律的臨時合約，這份合約竟包括試工不少過三個月、工價由資方決定以及不准加入工會等條款。然而，工友畢竟不是好欺的，雖在百般威迫之下，也還是有人敢反抗的，但這些人却成了資方的眼中釘，就在四月十四日，資方又開除了我們的三位工友，並且宣佈要繼續開除其他人。在這種資方日益頑固橫蠻而勞工部又無能處理的情況下，工友終於被迫採取罷工行動。

當權者從中作梗

從罷工行動開始的那天起，我們發現了一個赤裸裸的事實——警方在這事件中並沒有保持完全的中立態度。工友實行和平罷工却無端被捕，在警局里除了被恐嚇之外，還得解答各種無理問題，例如：“

你的工會是社陣的還是行動黨的？”、“爲什麼工作好好不做，偏要罷工？”、“爲什麼甘心給別人拉着鼻子走？”等等。除此之外，我們也完全知道有些當權政客，正在影響和煽動資方，另一些投靠外國的反動資本家，也在鼓勵資方頑固到底，企圖聯合起來擊敗工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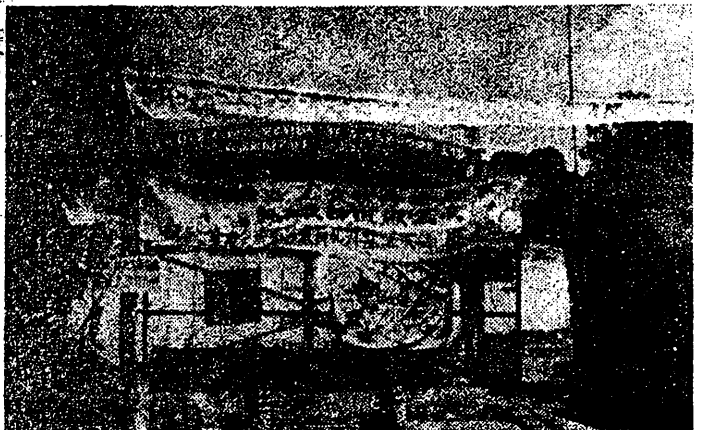
勞工部長自食其言

經過了深入的研究和詳細的考慮之後，我們決定派出代表會見勞工部長易潤堂，希望通過這一途徑使事件得以解決。六月十一日經過在勞工部會客室的一番會談之後，我們終於榮幸地聽到了部長的允諾，他答應促請資方出來解決問題。然而，時間易逝，現在已經是七月四日了，但勞工部長的消息一點也沒有，電話聯絡不到他，去了掛號信也同樣沒有回覆。這不禁令人感到懷疑，部長的諾言究竟算不算數？

政府既然標榜親工人政策，那麼給予一百多位紡織廠工友支持和協助，也就成了它份內不可推卸的責任了。全星工人睜大眼睛看着一個號稱親工人的政府怎樣來處理和對待這個問題。我們促請政府不要再保持緘默，對於外國資本剝削和壓迫本地工人的非人道行動，它完全有責任設法加以阻止！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星馬工人兄弟，繼續在各方面支持工友們的正義行動，因為這項行動不僅是普通的爭取改善待遇的行動，它同時也是全星新興工業工友，在左派工會領導下，向反動的國內外資本家展開反剝削反迫害鬥爭的第一宗

貼的布條、漫畫。
圖爲武吉知馬七哩新加坡紡織廠。



膠業僱聯發表告社會人士書 反映“大馬”帶來膠工的災難

自從“馬來西亞”強行成立以來，無數膠廠都宣告停業。致使大批膠廠工友面臨失業的厄運。最近，武吉知馬七哩的美華膠廠及淡申路五哩的協和膠廠，也停止營業了，受影響的膠工達數百名。為此，本邦膠業僱員聯合會，特於七月八日發表告社會人士書：

“馬來西亞”的罪惡再一次侵犯膠業行業的工友！緊隨着福順、哈里申、新業、益和、聯益、興源、永雨等膠廠的關閉後，美華膠廠（武吉知馬七條石）與協和膠廠（淡申律五條石）也於最近宣佈停止營業。因此，數百名的工友也隨着美華與協和膠廠的停業而宣告失業。這又一次的證明“馬來西亞”帶來了萬惡的災難。

衆所週知，自從“馬來西亞”成立以來，我行業工友幾乎陷於失業或半失業的狀態中，在饑寒交迫的日子過活。可是，所謂親勞工政策的行動黨政府，並沒有提出實際的解決方法，來援助受影響的工友；反而提出一個不切實際的所謂“經濟防衛計劃”來緩和及欺騙受影響的工友。尤其使我們感到更憤怒的是：行動黨政府在擬定“經濟防衛計劃”之初，不與代表將近七千名膠業行業工友利益的我會磋商，而僅與官方協商。

在“防衛計劃”實施的六個月期間，官方勉強付出三分之一之津貼金，而是以最低的工作日來計算。但是，六個月期滿後，官方往往更趨改制或解僱工人，而許多頑固

（接第二版）

居住在政府土地上的居民所欠的不合理債務。

理由：居住在政府土地上的住宅，本來的月租是一元正，政府却在四年前月租增加到十多元或二三十元不等，使我等無法負擔這種不合理的徵租，政府最初是答應取消所欠不合理徵租，後來又發卦了，做為政府長官，理應講求信用，說到做到。

(例)本大會要求政府當局，即刻和該等代表舉行談判，合理解決迫遷問題。

理由：國家發展部長林金山先生於五月二十五日向親身發表談話時，強調謂：「居民因日常生活及福利，必須儘量使他們早受到影響才是。」可是，目前我等利益已遭受嚴重影響，因此，我等推舉

的資方，企圖逃避付出遣散費津貼金的責任。試想六個月的“防衛計劃”下的津貼金，是否足夠補償工友們在勞工法令下所享有的權利。這豈不是違背勞工法令的措施嗎？

除了美華、協和於最近正式宣佈停廠外，其他剩餘下來的數間膠廠，不是部份裁員，便是沒有足夠的工作日，如有些工友工作只有四天或五天，甚至二、三天也有。這樣不正常的工作日，又加上工友的薪水低，男工每日在五、六元左右，而女工僅值兩三元而已，試想一

下，這樣微少的收入，怎樣能維持一家男女老少的的生活呢？

“大馬”是行動黨所安排的，而且是強加於我們的頭上。因此，行動黨必須負起一切“大馬”所引起的後果。假如行動黨政府還存有理性的話，他們就應該立刻接受民意，按照人民的願望——粉碎“馬來西亞”。

代表着膠業行業工友的我會，當大多數的會員面臨着饑寒交迫的時刻，我們有義務、有權利、更有責任質問行動黨政府：你們要如何解決我行業工友的饑餓問題？請你們這些高高在上的官僚們，設身處地想一想，立即提出解決方案來解決我等工友之生活問題！

田紹熙林金聲等訪“管制區” 表示不能支持政府“鐵錘行動”

砂拉越立法議員田紹熙、沈慶鴻、張君光及市議員何和琳、林金聲與工運領袖丁秋明十四日到成邦江路受管制區視察後，聯合發表一項聲明。

該聲明稱：「今天我們親臨各限制區訪問所獲得印象，我們深信這些限制區人民之正常生活與財產經已遭到直接的影響。我們咸認若此種情況如不能在短期內恢復正常化的話，則我們敢說，該地區的人民將深陷於經濟破產的境地；同時他們的健全亦可能發生問題。」

「很清楚地，該地區的居民幾乎都是務農者，他們的生計完全賴

代表以與政府談判，解決受迫遷者的困難，希望政府立刻坐下來談判。

(五)本大會為了訴述而有效的解決受迫遷者的問題起見，授權我等代表（定名為星加坡實乞納及淡賓尼區村民處理迫遷事件委員會）解決一切問題。

理由：今後的受迫遷者大會，可能不是經常召開，我等必須受委託代表們解決一切有關受迫遷者的難題。

(六)本大會呼吁所有受迫遷者團結一致，共同爭取政府給予合理的賠償。

理由：咱們都是患難兄弟，咱們必須團結一致，不作個別行動，不影響受迫遷者的團結力量，這樣才可以爭取到政府給予合理的賠償。

於農產品輸入市區以供銷售。一旦此種入息遭到阻礙，則大多數農戶為將有斷炊之虞。例如，目前他們的農產品由於交通工具的限制以致無法順利運出，再加上本身受限制無法前來市區辦理交易及購買必需品的結果，致使到他們的日常生活遭到極端的困難。

「關於限制區住宿的情況。在一間不很寬敞的房子里，每晚就要擠滿兩百人，其中尚包括小孩在內。」

「據限制區內的一些人士說，由於他們家園夜間無人看守，經發現物件及農作物，甚至家禽屢遭失竊的事情發生。」

「基於人道立場，我們懇切地呼籲當局重新考慮此種“鐵錘行動”的措施，俾儘早終止之。」

「總之，基於以上視察的結果，我們很遺憾地不能表示支持當局這種所謂“鐵錘行動”。」

(26) 1965



藝術必須更好的為羣衆服務

· 郑思 ·

藝術為什麼要為羣衆服務呢？在愛國的藝術工作者看來，藝術不是少數有閒階級的玩藝兒，藝術是植根於現實生活的，是必須有助於社會的發展，有益於人民大眾的。現實生活的最主要的內容，就是人民羣衆的生活和鬥爭，人民羣衆所進行的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我國走向自由解放的動力。藝術要成為對人民有益的精神勞動，不服務於人民羣衆是不行的。人民羣衆的生活與鬥爭是藝術最肥沃的土壤，是藝術創作的 [取之不竭，用之不盡] 的源泉。如果藝術不生長在人民羣衆之中，不從人民羣衆的生活與鬥爭中吸取養份，那又怎能茁壯地生長和開放絢爛的花朵呢？

藝術必須為人民羣衆服務，這是沒有疑問的，現在要談的是要為那些羣衆服務和怎樣更好的為羣衆服務。

要為那些羣衆服務？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弄清楚：在我國社會中，誰是被壓迫被剝削的人？誰是我國社會發展中的推動力量？我們的藝術不能為壓迫者和剝削者服務，而且必須為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和民族服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社會的變革，民族的解放必須依靠被壓迫被剝削的各階層人民和各族的團結鬥爭，必須依靠這些階層和民族進行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鬥爭，從而剷掉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封建勢力這三座壓在人民身上的大山，惟有這樣，我國各族人民才能過美好幸福和自由的生活。

在我國社會中，誰是被壓迫的人呢？是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大多數屬於這個階級），民族資本家（他們剝削工人，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外國壟斷資本和官僚資本的打壓和壓迫）。其中工人和農民不僅是受最沉重的壓迫，而且還受着重重的，最殘酷的剝削。他們佔我國人口的多數，他們的力量最強大，對於社會改革的願望最強烈最堅決，在我們民族民主鬥爭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我們說藝術要為羣衆服務，如果把佔人口最多數的工人和農民撇開，不盡力為工人和農民服務，那就成了空話！

所以，我們要為人民羣衆服務，首先應該為廣大的工人和農民羣衆服務，應該着重的、多多的反映他們的生活和鬥爭，表現他們的思想感情，特別是必須表現了他們對壓迫者和剝削者的仇恨，以及他們要求擺脫苦難生活，要求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強烈願望。

我們的藝術應該為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服務嗎？對這個問題不能含糊地肯定和否定，必須進行具體分析。有人說，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是被壓迫的人，它們在不同程度上是反帝反殖和反封建的，是會同情、支持民族民主鬥爭，我們的文藝為什麼不能為它們服務呢？但也有人說，這兩個階級都是有落後甚至反動的一面，它們在不同程度上有動搖和軟弱的毛病，容易妥協，我們怎能為這樣的羣衆服務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太難，首先要弄清楚一個問題：我們是站在什麼立場上來反映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要是站在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的立場來進行藝術創作（包括寫作、演出、作畫等），那末，固然可以寫出這些階級被壓迫的一面，但不可避免地會對這些階級的缺點，及其反動和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一面（主要指民族資本家）加以掩蓋，粉飾和辯護，原諒他們的原則性錯誤，對於他們個人主義意識就不會暴露與批判而是頌揚和肯定。這樣，藝術創作不僅不能幫小資產階級的改造，不僅不能幫助民族資產階級站在人民大眾一邊，反而模糊了工農羣衆對它們的本質的認識，使工農羣衆不自覺地受它們的階級意識的壞影響，妨礙了工農大眾的認識的提高，這顯然是不利於人民羣衆的鬥爭的。而對於那些要進步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也是不會有好處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這個階級的智識份子）的進步，指的就是和工農結合，就是改造自己，使自己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因此，惟有站在無產階級先進立場來從事藝術創作和反映小資產階級，批判和暴露這個階級的落後意識，才有助於小資產階級的改造和進步。

由此可見，我們不是不可以反映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而是必須站在工農羣衆的立場，以無產階級先進觀點去分析、反映和批判這些階級。我們這樣做，主要是為了幫助這些階級的羣衆克服他們的落後、動搖和易於妥協的毛病，推動他們積極參加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幫助工農羣衆認識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階級本質，克服和防止這些階級的思想的影響。我們能這樣做，就是做了有利於工農羣衆的事，對於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進步和覺悟也是有利的，因此也可說是服務了他們。

（待續）

六·二七，這仇恨的日子

學生崗

六·二七
雲南園變成了練兵場——
軍車碾爛了道路
鎮壓兵團起重重的黑牆
刺刀在我們的窗口閃陰光

六·二七
雲南園竄進了妖魔
門板被踢得乒乒乓響
呼喝震碎多少安寧的睡眠
手銬腳鐐
鎖走一批又一批敬愛的伙伴

六·二七
雲南園是憤怒的海洋——
歌聲和口號在每座宿舍響起
歌聲和口號在紅車四周震蕩
悲憤的隊伍迫向荷槍的軍隊

六·二七
是黑暗的日子
在我們的國家
“大學自主”原來是槍彈和警棍
在我們的國家
“學術自由”原來是手銬腳鐐

呵，六·二七
這仇恨的日子
深刻在我們心間
新來的伙伴會記住
離別的伙伴更會帶着這仇恨
邁上更艱苦而偉大的路程！

24.6.65
紀念六·二七一週年



木联庆十周年暨先師誕辰大會

譴責行劫党“城市重建計劃”



李光耀悼史蒂文生 頌揚美帝之心畢露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史蒂文生，最近在倫敦的美國大使館暴斃。李光耀聞訊後，迫不及待地馬上發表了悼詞。

一般人若不注意其悼詞之內容，或會以為這是李光耀要出來的「外交禮節」，無甚了了。但是，若有細讀其悼詞則不難發現，李光耀所奉頌的原是什麼。

其悼詞謂：「史蒂文生在亞洲是被認為自由主義者、人道主義者、民主人士和有理智者……」又謂：「這正是一位清晰雄辯的美國人，用理性和有力的詞句，擁護着世界各國所有人民自由的真摯」

嗚呼，作為美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主腦人物之一的史蒂文生，竟然被李光耀捧上了天，成了「自由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甚至「民主人士」。美國在兩越用毒氣屠殺千萬無辜人民，在剛果殺害了無數愛國人士，在拉丁美洲公然進行侵略，在美歐本土對付黑人，所有這一切罪行，李光耀還說：有甚智、正是擁護着人民自由的真理乎？！

李光耀要捧美國的大脚，充當帝國主義的走卒，亦未免太露骨矣

一死二重傷：人間悲劇 罪惡「大馬」帶來這一切！

本邦市民，目前正廣泛地傳論着這樣的一件事：家住三巴旺淡水港的某君，某日在實利已律，用高速度開駛汽車，該汽車朝向路旁的大柱撞去，結果，車上的二名警探，一死一重傷，而某君本身亦撞斷了數根骨頭，被載入中央醫院救治。

據熟悉內情的市民們稱，某君乃一「霸王車」司機，經常在楊厝港路奔馳謀生。那時，他所用的謀生媒介，原是一輛「老爺」舊車，後來被當局「抓」到，「禮申」被「眼冬」——扣留；在這種情況下，某君只得賣掉該輛舊車。最近，他四處張羅，借款「標會」，籌足一筆金錢，買了一輛二手的日本油壓車準備再度謀生。豈知禍不單行

星洲木器工友聯合會經於本月十一日下午一時假中華總商會嘉庚堂，舉行慶祝成立十週年暨紀念魯班先師誕辰大會，出席者非常踴躍，包括兄弟工團代表，貴賓和會員，大會上演講者除該會主席、總務外，還有茶餐、廠商、咖啡等兄弟工團和社陣代表李紹祖醫生。

該會主席鄭貴源君致辭中略述魯班先師不怕困難而勤勞的優良傳統精神，並吁請幹事與會友們學習魯班先師的「多想想，多做事」秘訣，作為搞好組織，以達解放、自由和幸福之道。

他着重指出行動党傀儡政權極力推行英帝殖民主義者擬定的「大新加坡計劃」，這個目的在嚴迫與剝削人民的計劃，在臭名遠揚的林有福狗官時期公佈後，被各階層人民激烈反對，現在繼承林有福位繼的行劫党，以「城市重建計劃」，「衛星市」等美名來粉飾英殖民主義者的惡毒計劃陰謀。

他還舉出行劫党傀儡政權「推

，剛剛「陶」了幾天，馬上就再遇上「關王」。某君被「抓」到時，會被套上長鍊的手錶，然後被今晚往小坡去，該二位警探並開車同往。某君駛至實利已律時，就發生了上述的事件。

此事的發生，誠為人間一大悲劇，對於撞車的原因與經過，人們雖有各種猜測，但是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在這個不合理的社會里，謀生之路已經越來越短了，「大馬」帶來的「繁榮、幸福和快樂」就是如此！

又悉，這件事發生後，到醫院探訪該君的人士極眾，捐款援助的人亦不少云。

(接第一版)

付和欺騙老百姓。因此，左翼必須通過正確的辦法來教育與引導群眾。3. 參與選舉非僅為一席之爭，而應充份利用各種條件，暴露反動派的欺騙和宣揚正確的主張；4. 我們應了解，我們面對的不僅是本地反動派（如被選中的行動党），還有其國際大老板——英美帝國主義者。

對王永元在這次補選中的表現，党主席稱：就在我出席亞非會議之前，王永元宣佈辭職，這是偶然的嗎？我們不以為然，有人傳謂王氏於辭職前十天已會見了聯盟部長，並達致密約。聯盟有意阻擋我去阿爾及爾，並打擊行劫党，王氏的辭職可能就是一箭雙雕！在補選中，王氏雖呼吁選民投社陣一票，實際上他並無真正支持社陣，他沒有

行的建黨計劃與迫選對人民不利的具體事實：

(一)對人民加強剝削。(二)消滅民族教育。以衛星市廢刀在大巴窰宰殺了撫育民族兒女已有二十多年歷史而有兒女數千的民族教育保姆——聚源學校、安祥學校、培遠學校、民生學校、真理學校。

(三)隔絕人民與進步團體的關係。(四)加緊灌輸奴化思想。

他說，全星人民應該特別重視檳宜、淡賓尼、乞羅卜區等地人民反迫選的正確與合理的願望，並給予全力支持。

該會總務針對反動政府為難該會慶祝茶會事，指出反動派的假民主。

各兄弟工團代表多讚揚該會在維護工人階級權益的反殖反帝鬥爭中的英勇精神。

我党代表李紹祖醫生在大會上詳述前往阿爾及利亞之所見，並對芳林補選結果作了初步的分析。

党訊第七期已出版

党訊第七期，經已出版，本期登載了党主席對時局的長篇分析：「馬來西亞」的政局與我們當前的鬥爭任務」。該文共分十三部份，詳述「大馬」內外的形勢及左翼的鬥爭任務。

支持社陣的正確主張。其所以呼請選民投社陣乃基於私自的目的，其原因是：1. 個人與李光耀的衝突；2. 他以為社陣會獲勝，所以藉此撈政治資本。在這種情況下，社陣與王永元之間是不可能有的「聯合陣綫」的。補選後，王永元說我們對他沒有良好的反應，其實他從來沒有向我們提起要上台演講。他也呼吁左翼團結（意即與王氏團結），我們要問，王氏什麼時候變成了左翼？如果他是左翼，為何不支持社陣和解決「大馬」問題的方案？為何要在大選時分散左翼的選票而使行劫党得利？

党主席並報告了他去阿爾及爾的經過。最後，他領導所有聽眾，高呼三聲粉碎「大馬」。